

1705

应城文史资料

总第二十一辑

应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应城文史资料

总第二十一辑

应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应城文史资料

总第 21 辑

* * * * *

主 办:应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准印证:鄂孝图内字第 35 号

开 本: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7.5

字 数:175 千字

2001 年 10 月印刷

应城市泰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承印

目 录

辛亥记忆

- 我所经历的辛亥革命 黄元吉 (1)
辛亥革命前后的伯父李基鸿 李华远 (15)
武昌首义中冲锋陷阵的几位应城人 知 目 (31)

长河钩沉

- “一贯道”在应城的灭亡 龚 安 (53)
解放初期的禁毒、禁赌、禁娼 戴旺忠等 (69)
应城古文化研究综述 李怡南 (90)
我所知道的早期《应城报》 王时杰 (104)

回话重提

- 我在建国初期应城工会的六年 褚远安(114)
应城农业合作化琐记 咨 料(128)
应城供销合作社的变迁 王协成(159)
应城旅台同胞返乡寻亲纪实 彭焕侠(181)
我两次援外的经历 张松柏(194)

闻人故事

- 我的自述 黄德馨(213)
“三乐先生”杨聘三 杨永年(225)
应城政协三朵花 胡继雄(230)

我所经历的 辛亥革命

黄元吉

[按]黄元吉，字建宇，湖北应城人。清末投入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一营当兵，肄业讲武堂，组织武德自治会。后加入共进会、同盟会。一九〇九年（宣统元年）谋响应湖南饥民起义，不成。辛亥秋主张共进会、文学社联合最力。武昌起义以至阳夏战争，元吉出力尤多。以都督府参谋调第三协协统。辛亥革命后，复参与一九一五年讨袁及荆襄独立之役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领导农运讲习所学员从事地方工作，一度被捕入狱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受新四军领导，任豫鄂边区参议员，与工人合股，整理矿产。一九四〇年拟辞职往延安学习，未果。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反动派

进攻湖区，元吉为保全地方，力任调停，不幸中弹身亡，年六十二，时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也。本文为黄一九四八年所作，虽时间、史实有出入，但仍有一定史料价值，特编入。本文原名《辛亥武昌首义真相》，为了防止产生歧意，编辑时作了修改，特此说明。

前清末叶以来，内政不整，外侮日亟。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，奔走海外，号召全国，劝导有志之士，创立兴中会。于是革命思潮传入内地，一日千里。吾鄂自庚子（一九〇〇年）之役后，风气为之一变。至乙巳（一九〇五年），孙先生见入党者日多，成立同盟会于东京，内地同志多与通声气。丙午（一九〇六年），同志朱子龙、刘静庵等所组之日知会事败。朱子龙、刘静庵等被害；胡瑛、李亚东等入狱；季雨霖、徐祝平等逃。革命之事，外虽停顿，内则愈趋坚强，秘密组织革命之小团体愈多：如蔡国桢、吴基培等所组将校研究团，贺公侠、丁景良所组文学研究社，汤寿煊、曾省三、梁维亚、李建中、黄元吉等所组自新研究文学学会；又如胡祖舜、聂豫等所组之团体等等。同时有湘人焦达峰，川人张百祥，鄂人居正、刘湘、刘英、孙武等，在日本组成共进会，推刘湘（即刘公）为鄂支部总理，刘英、查光佛为协理。回鄂组织支部，部务一切事宜，推查光佛主持之。后由查光佛、李健中、曾省三、黄元吉等斡旋，将小团体合并而为共进会。林兆栋、黄申芗、钟崎、曾省三、李健中、杨王鹏、吴醒汉、蔡济民、唐牺支、丁景良、黄元吉等运动军队。当时入党者必须填写愿书，然后发给名片式符号。此符号一面载一“鄂”字（圆形），一面载一元帅帽，以表示恢复汉族之意。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，并非别立门户；惟愿书中“平均地权”改为

“平均人权”，余则均与同盟会相同。本会总理即兼中华民国革命军大总统；各省总理即兼各省大都督，下有副都督、大都尉等级（亦用三等九级制）。军人入党日多，有祝炳奎、黄驾白、黄孝霖、刘九穗、吴玉屏、李子林等数百人。乃设机关于蛇山蕲春学社。营内以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军装房为机关。并以本部总理及本支部总理名义，委丁景良、陈孝芬等同志十二人为大都尉；委黄申芗为统制，等等。入党者，以第三十一标为最。

己酉年（一九〇九年），杨王鹏、唐牺支、李抱良、钟崎等组织群治学社，以汉口《商务报》馆为机关。报社事由查光佛、刘尧澄、詹大悲、宛思演等主持之。庚戌年三月（一九一〇年四月）初旬，湘省饥民因闹饥米案，围清督署。鄂督瑞澄派第二十九标全标及炮队一营，赴湘协助弹压。同志黄申芗、查光佛、杨王鹏、丁景良、陈孝芬、江炳灵、李建中、曾省三、唐牺支、林兆栋、梁维亚、黄元吉等，密议于第三十一标军装房机关处，决乘此机会起义。以第三十一标为主力兵，于三月十五日（四月二十四日）夜十二时，由第三十一标一营同志首先发动，先夺该标弹药库，继则各标响应出占楚望台。讵以事泄，为瑞澄探知，飞调队伍梭巡各街衢，令各标营长官严加防范，并通缉黄申芗等人。故是夜无从集合，起义之事不果行。第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令同志李建中于是夜渡江至《商务报》告知各同志。于是黄申芗赴沪，黄孝霖、林兆栋、江炳灵、彭汉遗等走川，得免遭惨杀。革命党人以斯深感曾氏。未几，《商务报》亦被封闭，群治学社因渐停顿。此役所谋虽不成，而同志之志愈坚，进行愈力。共进会仍由查光佛、曾省三、黄元吉等主持之。

蒋翊武、杨王鹏、蔡大辅、唐牺支等，议改群治学社为振武社，进行顺利，惟款项无着。每日日用伙食，均由军队筹给之。查光佛、焦达峰、刘锦文、邹永成、居正等，取一庙中金象以作经费，凡三往，得而复失。邹永成以计取其伯母之款亦失。讵未几，振武社事又泄，杨王鹏避嫌他走。查光佛亦至皖筹款，兼经营皖鄂交界一部会党事。黄元吉亦因经费困难，遂返家筹得钱三百串，以联络京、应、天及襄河一带会党事。

辛亥春，居正、谭人凤筹得洋千元来汉，询孙武谋鄂响应广东事。孙无以应，谓必须查光佛、黄申芗等来汉，始有办法。未几，查光佛、刘英等来汉，邓炳三、杨时杰、李基鸿亦相继至汉。刘锦文、焦达峰、杨晋康、邹永成、谢介僧、谭式二、阎鸿飞、刘承烈、张丰枢、黄元吉等亦前后来汉，共谋大举。乃组织大规模之党团，增设机关于武汉。是年春节（一月三十日），蒋翊武、孙复、詹大悲、刘九穗、刘尧澄等开会于黄鹤楼，改振武社为文学社。刘公、杨玉如等住雄楚楼，胡祖舜住胭脂巷十号，杨洪胜住左旗门口千家街，马骥云在昙华林之机关等，以便联络。小朝街九十二、八十二、八十五号设机关部。谭人凤与曾伯兴往长江下游，成立中部同盟会，并负有联络长江流域各省之责。

农历三月初，黄克强同志由广东来函云，决于四月定可“开学”，嘱武汉及长江各省同志速筹“开学”，以应广东。讵三月二十九日，广东之败耗达武汉，同志等更愤求速进计：宪兵营同志有彭楚藩等；第二十九标、第三十标同志有蔡国桢（即济民）、杨洪胜、甘缉熙、夏一鸣、高尚志、尹奎元、吴基培（即醒汉）、杜武库、马骥云、杨选青、王

宪章、张廷辅、萧国宝、徐达明、王文锦、王子英、罗良骏、冯中兴、陈复元等；第四十一标同志有阙龙、姚斌、刘尧澄、蒋翊武、唐牺支、蔡大辅、丁景良（即仁杰）、王华国、廖湘芸、李达五、李抱良等；第四十二标同志有张哲夫、刘化欧、邱文斌、黄振中、祝制六、林翼支等；第三十一标同志有黄元吉、李建中、曾省三、汤寿煊（即行健）、李镜明、江光国、刘九穗、李子林、吴玉屏、梁维亚、陈献斌、李泽生、王寿卿、李少白、邓炳三、赵又云、张步云、刘建勋、韩耀南、李某等；第三十二标同志有祝炳奎、孙昌复、单道康、李成牧、黄强、向海潜等；马队同志有陈孝芬、饶升甫、范汉民等；炮队同志有黄驾白、徐万年、孟华丞、陈子龙、陈瑞霖等；工兵营同志有熊秉坤、金兆龙、李乃斌、方兴、马荣等；混成协工程队有同志胡祖舜等；陆军中学同志有雷洪、侯源英、席正铭等。适谭人凤复自港沪来汉，焦达峰、邹永成、刘承烈等亦复来汉，遂决以武昌为发难地。农历五月初旬，孙武、熊秉坤、蔡济民、吴醒汉、杨玉如、彭楚藩、徐达明、李春萱、胡祖舜、梁维亚、黄元吉等二十余人，密议于胭脂巷十号。决设军务部，孙武长之；设理财部，李春萱长之；设参谋部，蔡济民长之；设调查部，彭楚藩长之。推熊秉坤、胡祖舜、陈子龙、金兆龙、方兴、赵又云、黄元吉等数十人为各标、营、队代表。余则分任交通、外交、内务各职不一，并嘱黄元吉仍兼襄河一带会党事。进行颇顺利，入党者日多。张振武、蔡汉卿即于是时加盟。惟居正所筹之款千元告罄，办事自觉困难。幸得刘公之款至汉，由杨玉如、彭楚藩等设法使刘公献入党中，始得活动。复设机关于汉口宝善里，会务一切事宜及文件事宜等，由谢石钦、刘公、牟鸿勋、潘公复、丁笏堂、陈宏诰、梅

宝玑等分任之，刘公、孙武总其成。

八月初旬，杨玉如之夫人，恐丈夫以伊为虑，有阻革命进行，故自行吞烟死之，以促革命成功。黄元吉同赵又云、邢伯谦代购棺木葬于武胜门外。讵瑞澄以为我等运来炸药手枪，乃开其棺视之，则非也。其时川汉路风潮起，瑞澄令第三十一标随端方入川，同志等公议，决于该标开差之日，以发子弹为起义之点。先期由居正赴沪，邀黄克强、宋教仁等来汉，共谋大举。而胡瑛得知，以密函使岑楼送沪阻之，故黄等不果来。同志等尚不知之。后因第三十一标开差时未发子弹，又因炮队同志饮酒误事等等原因，故中止。时《大江报》已被禁，詹何等人狱，故未闻及。

八月中旬，共进会与文学社合并，举蒋翊武为军务部副部长，刘尧澄（即复基）等为参谋。至八月十七日午后一时，因孙武在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，失手将镪水滴入炸药内，药发，孙武面部俱伤，由同志二人舁出后门，送入日本仁济医院。当时火起，为俄国巡捕探知，即派来数十人，将部中之印信、告示、旗帜、手枪、炸弹、文件、钞票等，搜索一空。梅宝玑等越墙走。刘同等被获。于是黄元吉、邓炳三、杨玉如、马骥云等二十余人，密议是夜九时起义，决以坛角工程队举火为号，以营中原有白三角巾捆左手为暗记。议后，黄元吉偕马骥云等渡江至武昌斗级营分手。黄直趋小朝街八十二号，与蒋翊武、刘复基、彭楚藩、蔡大辅、徐达明、杜武库、牟鸿勋、王华国等会晤，然后至千家街杨洪胜处告以秘密。是日杨同志生子甫三日，座中有邓炳三及各同志等甚多。黄偶出见警察三五成群，往来梭巡，形状可怪。当将此情告知杨同志，并嘱其

注意。已而辞出至测绘学堂方兴处，告以种种秘密；又转至第三十一标晤赵又云、陈献斌等，嘱其准备一切。讵瑞澄飞调巡防营警察队、消防营、守卫队、巡警教练队，分布各巷街，以十人为一班，尽力梭巡，异常严密。故是夜不仅无集合之机会，各机关亦同时被破。受捕者：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、牟鸿勋、张廷辅之夫人、胡祖舜之夫人及其弟等五十余人。坛角工程队火虽起，而无人响应。十九日晨三时，彭楚藩就义；五时，刘尧澄（复基）就义；七时，杨洪胜就义。武昌城门闭至九时始半开，形势严重异常。约十时，张廷辅在营内被捕，满城遂成愁惨状态矣。

黄元吉于九时出第三十一标，欲至胭脂巷，抵蛇山顶遇陈同志（忘其名），彼此不敢路谈，陈惟左右摇头，向山前而去。黄往山后至胭脂巷附近，忽遇胡祖舜，亦彼此不敢言；胡见彼状会意，乃尾之至僻巷某学舍。彼此商定后，黄赴第三十一标一营告知赵又云及各同志等，并嘱赵同志至测绘学校方兴处；己则出城至南湖与陈子龙等接洽。黄告陈以今日下午吹下操号起义事；始知陈同志之夫人于昨夜亦被捕。黄复由中和门入城。其时城门仍半闭，天又小雨，守城者防之更严，盘查甚详。考其由来，盖以外传孙大总统派革命党数千至武汉，枪弹、炸弹、手枪甚多；瑞澄闻之胆寒，故特别戒严，并令各营队士兵不准通往来，不准接见来宾，以周防备。黄行至黄土坡与方兴晤，告以今日吹下操号音时，各营同志即持枪起义。讵知今日各种号音均未吹，事未果。乃改为第三十一标举火为号。商后，黄直趋第三十一标告知赵又云等同志，嘱其准备一切。黄出，路经清督署，见群众围睹，拥入视之，则三木棺耳。时有手携雨伞者击黄背曰：“尔知此三人

否？”黄还问曰：“尔知此三人否？”此人不答而去。黄复由长街至鼓楼阅瑞澄布告，词甚夸张，略谓：“照得革命闹事，意在劫夺民财，现匪首已经拿获，询问正法在案。特此晓谕尔等商民，勿自惊扰；若有造谣生事者，当即严拿格杀无论”云云。阅毕，赴县华林、马骥云处，告以今夜种种。复至第三十一标赵又云、陈献斌处，询问准备一切情形。

至八时余，工程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，见各同志均着全副武装而卧，即至六棚指金兆龙大骂曰：“恶贼！尔欲造反耶？”金亦骂曰：“造反就造反，打此汉奸！”于是同志等齐心大喊杀汉奸。该营督队官阮荣发闻喧哗声，亦持手枪出哨棚喝骂，为熊秉坤击毙。各标营均应援，枪声大作。黄元吉等协同第三十一标留守督队官刘廷璧响应，率同志赵又云、陈献斌、江光国、程英侯、刘少廷、胡廷冀、秦茂梅等二百余人，出攻楚望台。占领后，公议派马明熙等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。黄元吉又同蔡济民、熊秉坤、吴醒汉及各同志等，集合第二十九标、工程营、第三十一标、第四十一标等，攻击清督署；令炮兵分至蛇山，向督署射击。然因夜黑如漆，炮弹不能命中，故冲锋数次不克。黄见此，即率队士数名，将附近之六也茶馆火焚之，遂克。瑞澄、张彪等，由辎重八营掩护出文昌门而逃。旋督署火起，黄又率队至藩署，连甲遁匿矣。时天已大明，黄元吉等聚集咨议局，改此地为军政府，胁黎元洪为鄂省都督。一面招汤济武（即汤化龙）至军政府商议一切，以维持秩序；一面派兵守藩库、官钱局、善后局、度支公所等处。至午后一时，有第三十标第三营管带率旗兵二百余人扑都督府。因枪声突然而来，全体职员纷纷

逃避，黄元吉指挥卫兵尽力射击，该敌乃被击退，出通湘门而逃。是日谣言甚多，无意义之报告一日数百件。下午，黄随黎元洪亲赴左旗，召集各标营训话时，各城门无人防守，黄奉令区分标、营、队任守城责。当命第二十九标同志分守中和、文昌、平湖诸门；第三十一标刘廷璧、赵又云、陈献斌、胡廷冀、张步云等同志，率该标留守部队四百余人，分守通湘、大东、小东诸门；第四十一标留守部队分守汉阳、武胜诸门；工程营以一部守楚望台，以一部调守军政府，由排长邝杰率领；第三十标之步队调至军政政府，听候随时调遣。又令陆军中小学生巡查各街道等。至十二时半得报：张彪、张永汉等亲率残余兵二千余人，由洪山向大东门攻击省城。黄元吉同张廷辅领兵二营，星夜出大东门搜索前进。至洪山附近，知非张彪，实第三十标之残余旗兵，约百余人。闻我军至，即溃散。

二十一日（十月十二日）下午八时，召集军事会议于军政府，出席者有张廷辅、蔡济民、邓炳三、丁仁杰、李春萱、胡瑛、蔡大辅、张振武、吴醒汉、蒋翊武、徐达明、杨开甲、杨玺章、杜锡钧、姚金镛、何锡蕃、居正、黄元吉等二十余人。议决各案：（一）黎元洪提：应成立若干师讨敌案；（二）邓炳三、蔡大辅提：关乎民政事宜案；（三）黄元吉提：关乎官兵及各机关职员薪金案；（四）丁仁杰提：对外人交涉案；（五）蒋翊武提：汉口设立军政分府案；（六）居正提：中央军政府组织案等。当决议：暂成三镇外，成立敢死队、决死队等对敌作战；成立学生军一团；设政事部、外交部、理财部、司法部、编制部、军务部等；军政府设参谋部、军令部、军事参议厅、秘书厅、副官处、会计处、侦探科、交通科等。各级官兵及各机关职员，每月着支津贴洋二十

元，无论何人，不得擅自增加；设集贤馆；照会驻汉各国领事，凡外人在华之生命、财产及以前之借款、赔款等，完全归国民政府负责、保护、偿还，并禁止外人借款与清廷等等。黄元吉当时推蔡济民为第一协协统，先率全部即日向武胜关出发，防堵武胜关，以蔡不愿充当，改林冀支。但斯时军队多系临时召募，故一时无兵可调。守武胜关之议不果，后遂为敌军所得。

值此谣言四起，黎元洪及旧日各级官长，均存观望之心。经黄元吉等再三以大义婉言说之，黎始于二十三日剪去辫发，誓与清廷不两立，乃决安心任事。委黄元吉为军政府参谋，委查光佛为秘书。当时各处报告，谓汉口、汉阳、武昌城外，有多数人勾结流痞、匪徒劫抢等情。即派林冀支驻扎汉口，维持市面，安定人心，并向刘家庙一带警戒。张廷辅、成炳荣部驻青山一带，向刘家庙方面警戒。另派一团驻洪山一带。于是武汉之秩序渐次恢复。是日，委詹大悲为军政分府长官，驻汉口，胡瑛、梁维亚等为参谋。二十四日（十月十五日）得确报，谓清廷已派荫昌率二镇陆军及萨镇冰统领海军楚有、楚谦、楚豫、楚太、建安、建威等舰，由水陆两路夹击我军。我军亦于是日准备进攻汉口刘家庙之敌。二十五日，黎在阅马场督师，登台祭告天地，又悬赏缉拿瑞澄、张彪等。黄元吉奉令率敢死队星夜渡江，准备拂晓攻击刘家庙之敌。二十五日乃下总攻击令：（一）敌残余步队约三千余人，在刘家庙、丹水池一带施设坚固防御；（二）我军有占领刘家庙一带以消灭此敌任务；（三）第一协林协统率全部于拂晓开始射击。是日荫昌所率之部队，其先头一标达灏口附近。下午约二时，我军因阵地失势，稍有挫折，幸得敢死队由敌

右侧冒死进攻，转败为胜，与敌驰驱于刘家庙、丹水池一带。二十七日，令熊秉坤之协、谢元恺之标渡河为援兵。于是我军猛进，于下午一时将刘家庙、丹水池完全占领，该敌向滠口奔溃。

是日焦达峰至鄂，欢迎于军政府。得彼报告，谓湘省决于九月初一二响应，惟请援助款项与枪弹等等。焦于次日即返湘。

二十八日，我军与敌相持于滠口、三道桥附近之七里河一带；下午，滠口一带草房被我军炮击起火，我凤凰山之炮，又击坏敌人运兵之车头，敌军大乱。即日下午三时，我军攻过滠口及戴家山一带，敌军向孝感溃退。黄元吉等主乘机追击，而临时指挥官何锡蕃不可，谓日将西落，追之恐不利。黄云：“既不追击，当防守滠口、戴家山一带。”而何阳奉阴违，竟退守刘家庙、造纸厂近地。后敌果在滠口、戴家山布防，设机关枪于三道桥口，尽力死守，以待机会。

九月一日（十月二十二日），得湖南独立电，黄忠浩被处决，余诚格潜逃；举焦达峰为都督，并派王隆中准备率一协兵力援鄂。二日，得九江独立电，举标统马毓宝为九江都督。三日，得陕西西安独立电，举管带张凤翙为都督。

湖北各机关当时混入汉奸甚多。同志等会议决设总监部防止之，以刘公为总监；设各部总稽查，以谢石钦、陈宏诰、牟鸿勋、丁仁杰、梅宝玑等任之。

九月四日，黄元吉等奉令率敢死队占领滠口、戴家山一带。并于是日拂晓，以敢死队为前卫，向三道桥搜索前进。第二标统带谢元恺率部向戴家山一带徒步前进。我

军于拂晓开始攻击，冲锋数次，不克，以敌机关枪架三道桥口也。复行徒步涉，而水深淹死数人，又不得渡，仍相峙于三道桥间之七里河一带。是日得确报，清廷派冯国璋、段祺瑞率大军达武胜关、广水、花园、孝感一带。九月六日，敌水陆三路反攻我军。我因临时指挥张景良令前线每人仅携子弹二排，加之敌兵兵舰向我侧面夹击，击毙我军四百余人，我军败退谌家矶、大智门一带，谢元恺标统于刘家庙附近中弹身死。九月八日午刻失大智门。九日，汉口完全失守，清军冯国璋纵火烧汉口三日，被焚者数千家。汉口一失，汉阳危矣。然当时人心思汉，各省纷纷响应。

九月十日（十月三十一日），黄克强偕田桐、宋教仁等十余人至武昌，我军士气为之一振。是日，又得南昌独立之电，推吴介璋为都督。九月十二日，黄克强任民军总司令，登台祭告天地，宣誓就职。即时组织战时总司令部，设参谋部、秘书处、副官处、金柜科、交通处、侦探科。秘书田桐、宋教仁；参谋长李书城，副长吴兆麟；参谋吴醒汉、甘缉熙、蔡济民、杨玺章、曹飞、姚金镛、雷震、黄元吉等；金柜科长蔡济民、刘长庚，副官侯源英等；交通雷洪；侦探科长朱树烈；粮台王安澜。当时总司令部设于汉阳归元寺。张廷辅驻守薛家嘴及兵工厂一带，向汉口警戒。第五协驻黑山一带，向汉口警戒。

九月十六日（十一月六日），清廷下停战令，派蔡廷干、刘承恩二人为代表至武昌求和。黎都督召集会议，党人以君主立宪，议决拒而不纳。是日得云南电，该省已于本月十日独立，举蔡锷为都督。十八日（十一月八日）得安徽独立电。又得上海已于本月十五日独立之电，举